

盛世繁花

顺城街轶事

傅用霖 ◎ 著

○ ○ ○

我们那条街是一条贫穷的街，三里长的土街顺城墙而建，故名顺城街。因在阜成门之南，故称南顺城街。居住在这条街上的，大多数是蹬三轮赶大车或者掏大粪推水车之类的引车卖浆者流。然而穷人自有穷人的乐趣，一年一度的花会便是他们自娱自乐的一种方式。

华文出版社

顺城街轶事

傅用霖◎著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顺城街轶事/傅用霖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5. 9

(校园文学丛书·盛世繁花)

ISBN 7-5075-1903-1

I. 顺... II. 傅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6166 号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邮编: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)

网络实名名称: 华文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hwcbs@263. net

电话: 010-63370164 63370169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. 31 印张 82. 1 千字

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印数: 0001—5000 册

(全十册) 定价: 198 元



目 录

连慕大婶和她的三个女儿	(1)
一溜烟儿和追风腿	(75)
少年三友	(170)



连慕大婶和她的三个女儿



连慕大婶和 她的三个女儿



连慕大叔活着的时候，每逢春节走花会，他都是我们街上那档子花会的“把头”。

我们那条街是一条贫穷的街，三里长的土街顺城墙而建，故名顺城街；因在阜成门之南，故称南顺城街。居住在这条街上的，大多数是蹬三轮赶大车或者掏大粪推水车之类的引车卖浆者流。然而穷人自有穷人的乐趣。一年一度的花会便是他们自娱自乐的一种方式。每到春节，我们街上那些爱说爱笑爱打爱闹的年轻汉子，便自发地凑在一起，练习踩高跷，五虎棍，



跑旱船，单等一出破五，便成群结队地穿上戏装，装扮成渔夫渔婆，和尚公子，樵夫农夫，或者大姑娘小媳妇，到附近的庙会上去演出。他们一路上边走边舞，边舞边唱，吸引得成百上千的人驻足观看。连慕大叔就是这些人的头目。

连慕大叔年轻的时候，耍得一手好中幡，高达数丈重达百斤的中幡在他的手上肩上头上耍起来，起起落落，飘飘悠悠，不偏不倒，在顺城街一带颇有名气。后来连慕大叔人到中年，中幡耍不动了，便成为组织花会的把头。因为他的威信，每有花会从那条街上经过，走到他家门口都要偃旗息铃，以示敬重，大有不敢班门弄斧的意思。

我们街上那档子花会最有名的节目是五虎棍和跑旱船。连慕大叔虽然不舞中幡了，但仍舞飞叉，为花会在前面开路。五尺钢叉，拴上铃铛，连慕大叔舞动起来哗啷作响，钢叉在他的头上背上腰间上下飞舞，

连慕大婶和她的三个女儿



一会儿“十字披红”，一会儿“玉带缠腰”，一会儿“旱地拔葱”，寒光闪闪，煞是惊险，舞得观众不由得向后退让，为后面表演的五虎棍开出一条通道。

“五虎棍”里的卖油郎由连慕大叔的徒弟赵德亮扮演。传说宋太祖赵匡胤当皇帝之前，路过董家桥，被当地的恶霸董家五虎拦路抢劫，双方争斗起来，恰好卖油郎郑子明路过此地，路见不平，拔棍相助，用挑油的扁担帮助赵匡胤打败了董家五虎。因为赵匡胤、郑子明和董家五虎使用的都是棍，故称“五虎棍”。扮演赵匡胤和董家五虎的也是平时跟连慕大叔学习武术的徒弟，因此除了表演者勾着花脸，实际上是一场武术表演。对打双方按着花会文场击鼓的节奏，先单打，后双打，再群打；一对一，二对三，五对二；棍棒飞舞，呼呼生风，真真假假，煞有介事。赵德亮武功精湛，扮相英俊，当他击败董家五虎时，常博得观众一阵阵喝采。



花会的压轴戏是跑旱船。跑旱船，即陆地行舟，演出者用竹竿扎成一只彩船，上支凉棚，将“船”套在身上，船帮恰好遮住双腿，跑起来做游湖采莲状。

这节目一连演了多年，不但观众看着不新鲜，演员演起来也觉腻烦。因此连慕大婶向连慕大叔建议改演“跑驴”。连慕大婶年轻时曾在左安门外十里河花会上看过这个节目，便亲自动手用竹蔑做骨架，糊上纸和黑布，做成一头假驴。假驴只要头和身子，不要腿，驴腰处留下空当，使演员能将驴套在身上，上半身露在外面，下半身则用布帘遮起来，再做一双人的假腿，挂于驴背之上，使人望去如骑在驴身上一样。连慕大婶天生一双巧手，纸糊的驴竟像真的一样，跑起来摇头晃脑，惟妙惟肖。以往骑驴的演员都是男扮女装，脸上擦胭脂抹粉，装扮成小媳妇，手执一方手绢，跑起来时而擦汗，时而掩面，娇憨之态可掬。另一演员扮成脚夫，手持小鞭，做鞭策状。连慕大叔大胆革新，

连慕大婶和她的三个女儿



叫自己的大女儿桂凤扮成小媳妇，叫徒弟赵德亮扮成赶脚的女婿，并设计了小两口进山朝香的情节。当时北京刚刚解放，男女平等的意识尚未深入人心，因此由女人自己扮成媳妇，便在花会上引起了轰动。眉清目秀，身段窈窕的桂凤本就十分漂亮，常引得街上那些小伙子神魂颠倒，演出时再浓施粉黛，化起妆来，更加光彩照人。她与扮演脚夫的赵德亮正处在热恋之中，演出时两人眉来眼去，四目传情，真实而生动，吸引得观众里三层外三层，围得水泄不通。黑驴在锣鼓的伴奏下时而慢跑，时而疾行，时而作爬坡状，时而作疲劳态，伏卧在地，不肯前行，终于在脚夫的鞭策之下起而疾驰。两人演得惟妙惟肖，情意盎然，成为当年花会上轰动一时的节目，连慕大叔一家也因此成为那一带的知名人物。

值得一提的还有我们街上的瘸子叔表演的“杠子功”。瘸子叔姓高，我们这些孩子当面叫他高叔，背



后叫他瘸子叔，据说瘸子叔年轻时曾杀过人，被关了十年大狱，自己一条腿也被人打断了。瘸子叔虽然走路一瘸一拐的，但仍能赶大车，是赶大车的连慕大叔的好朋友。据连慕大叔说，瘸子叔年轻时也是花会上的一把好手，他表演的举石锁远近闻名。五十斤重的石锁在他手里上下飞舞，轻如一块砖头，能表演出各种花式：顶花，脖花，手花，肩花；胸花，腰花，背花，腿花；还有捞月，蹁马，背剑，盘肘等各种形式，只是后来蹲了大狱，又瘸了一条腿，荒废了。但瘸子叔现在仍能在花会上表演杠子功。所谓杠子功，与现在杂技里练的竖杠并无两样，只是走会时需用绳索将杠子牢牢绑在大车上，随走随演。瘸子叔虽然腿脚有毛病，但两臂依然健壮有力，能在杠子上表演“单手拿大顶”，“左右顺风旗”，“燕子翻身”，“哪咤探海”等多种姿势，这些动作恰好能掩饰他腿脚上的毛病，演起来堪称一绝。

连慕大婶和她的三个女儿



正当连慕大叔计划着将自己的中幡绝技再传授给一个徒弟，明年和阜成门外一家专门耍狮子舞龙灯的会档联合起来，组织一次声势浩大、品种齐全的大型花会时，不幸赶车时被惊马撞成重伤，不治而亡，抛下了连慕大叔和三个女儿，使她们成了孤儿寡母。

二

我和连慕大叔的二女儿桂香相识，是在连慕大叔去世之前。我在前面说了，南顺城街是一条贫穷的街，街上的孩子即使上了学，放学后或星期天也要出去拣煤核，以贴补家用。我们那条街后面便是城墙根儿，那里有一块空场，专供附近的工厂和店铺倒垃圾用。工厂和店铺的垃圾里不但有未烧透的煤块，还有一些能换钱的破布或废铜烂铁什么的，因此吸引着附近所有拣煤核的孩子。在工厂或店铺的垃圾车到来之前，他们就在附近玩弹球，拍烟画，垃圾车一到，便一哄



而上，又争又抢。等拣完了，便又去弹他们的玻璃球或者拍烟画。他们边玩边拣，边拣边玩，并不觉得肮脏和辛苦。

那是我第一次拣煤核。那年我上小学四年级。暑假里的一天，娘为我准备了一只荆条筐和一把二指挠钩，对我说，既然继父答应我继续上学，我就应该帮助家里干点什么，以减轻继父负担。继父对我不错，但一个月只有三百斤老玉米的工钱，供我上学实属不易。我除了拣煤核，还能干点什么呢？我那天到城根儿的时候，正巧有一辆垃圾车来倒炉灰，我便学着那些孩子的样儿冲上去，争抢那些还没有烧尽的煤核。那是附近一家铁工厂的垃圾车，炉灰里有不少半黑半黄还没有烧透的煤块，拣回去只要敲掉上面的浮灰，剩下的煤核又干又松，比煤球还好烧。我只顾争抢那些煤核，不料那垃圾车并没有停稳（也许是那倒垃圾的故意干的），那车突然向后一坐，后车辕正好撞在

连慕大婶和她的三个女儿



我肚子上，我不由向后倒退几步，一个仰八叉倒在地上，手里的荆条筐扔出老远，刚拣的几个煤核也滚到了地上。我的失态引起那些孩子一阵哄笑，他们煤核也不拣了，一个个朝我围过来，一个叫小葫芦的孩子说：“吆，这不是瞎春的儿子吗？我爹说了，瞎春儿真有福气，没费劲就得个大儿子！哈哈——”瞎春儿是我继父的外号，我继父叫邵继春，因为瞎了一只眼，街上的大人都叫他瞎春儿。我那时虽小，也听出小葫芦话里的讽刺意味，我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，一头向他撞过去。小葫芦因为没提防，被我撞了一个四仰八叉。他倒在地上愣了一下，立刻爬起来向我冲过来，我们两个扭在了一块儿。旁边的孩子们兴奋起来。围着我俩嗷嗷地叫：“摔呀，看谁摔得过谁！”“摔呀，小葫芦，使拌儿，拌他！”他们欺生，一个个都向着小葫芦。小葫芦比我高出半头，劲儿又大，三下两下便把我摔在了地上。他刚想扑过来骑在我身上，突然



一个女孩子高喊：“小葫芦，不许欺负人！”那小葫芦仿佛听到了命令，立刻住手不动了。只见小葫芦嘻皮笑脸地对那女孩说：“我逗他玩呢，真不斤（经）逗！”那女孩又对那些孩子说：“你们起什么哄？还不快去拣你们的煤核？”那些孩子便“噉”一声散去，又去拣他们的煤核了。

这女孩便是连慕大叔的二女儿桂香。桂香臂弯里也挎着一只荆条筐，手里也拿着一把二指挠钩。她把我从地上拉起来说：“真笨，连车也不知道躲！”又说：“我认识你，你是瞎春大叔的孩子。以后别招惹他们，你打不过小葫芦！”我点点头，想，小葫芦和那些孩子怎么听她的呢？

后来我才知道桂香和我一般大，也上小学四年级。可桂香和她姐姐桂凤长的完全不一样，桂凤柳眉杏眼，瓜子脸，皮肤像瓷器一样又白又光泽；桂香则疏眉大眼，圆乎脸，皮肤黝黑，但黑得十分滋润，看上去像

连慕大婶和她的三个女儿



绸缎一样又柔软又光滑。姐儿俩的性格也不一样。桂凤待人冷漠，一副凡人不理的架式，我们院里的麻哥就叫她“冷美人”；桂香则待人热情，心地善良，要不然那一次我非挨小葫芦一顿臭揍不可。

那天晚上，我问我娘：为什么桂凤和桂香姐儿俩长得不一样呢？我娘说：“小孩子家家的，问那么多干什么？吃你的饭吧！”其实我娘也和我一样，对这姐儿俩长得如此不同心存诧异。那天晚上娘以为我睡着了，问我继父：“连慕家的大丫头二丫头，怎么长得不一样呢？他们是亲姐儿俩吗？”继父说：“这话说起来就长了，这条街上没几个人知道根底，连慕大婶也不愿让孩子知道，我跟你说了，你可千万别对人！”

接着，继父讲述了小桂香的身世：

“算起来，桂香这孩子也该有十一岁了。十二年前，高瘸子和连慕大哥一块儿给城外的王掌柜赶车，



两人脾气相投，又都喜欢练武，就拜了把子。那会儿高瘸子可不像现在这么窝囊，是个挺精神挺英俊的小伙。他在花会上练五虎棍，扮卖油郎郑子明，那扮相比现在的赵德亮还英俊，走到哪儿都引得大姑娘小媳妇多看他两眼。王掌柜的姑娘看上了他。王掌柜没有儿子，见他厚道，能干，身强力壮，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有意想招他人赘。王掌柜的姑娘长得漂亮，就是黑，小名黑妞儿，人称黑牡丹。城外一家大车店的少掌柜看上了黑妞儿，就托人向王掌柜求亲。当时那家大车店的老掌柜刚刚去世，少掌柜继承了家业，有十来挂大车，和王掌柜门当户对。王掌柜觉得姑娘嫁过去不会受穷，比跟高瘸子强，就同意了这门亲事。可是当时黑妞儿已经怀孕了，怀上了高瘸子的孩子。黑妞儿和高瘸子双双逃出了家门，不知去向。这下急坏了王掌柜，王掌柜连忙派人四处寻找，找了半年也没找到他们的下落。半年以后，忽然有一天黑妞儿托

连慕大婶和她的三个女儿



人给她父亲捎来了口信儿，说她和高瘸子在河北乡下过得挺好，已经生了孩子，希望老父亲看在外孙子的面上能回心转意，承认下这门婚事。王掌柜恨透了拐跑女儿的高瘸子，这下知道了他的地址便派几个伙计去把高瘸子打了个半死，硬是把闺女抢了回来。高瘸子那条腿就是那时被打断的。当时高瘸子年轻气盛，又会武术，哪里忍受得下？也就是在那次，他一失手打伤了王掌柜一个伙计。那伙计回来没几天就死了。王掌柜以拐骗民女和杀人致死双重罪名向官府告发了他。一天夜里，高瘸子抱着孩子，突然敲开了连慕大哥的家门，求连慕大哥收留下他这个孩子，这孩子就是桂香，当时还没出满月。

“连慕大婶刚生完老二，奶水充足，又同情高瘸子的遭遇，就同意留下了孩子。也是桂香命大，不久连慕大哥的二丫头得病死了，她却活了下来。高瘸子因为是自卫伤人，没有偿命，被判了十年徒刑。十年

